表著地區間頻繁的互動關係。從這些器物的質與量的改變可以看到漢民族進入蘭陽平原的過程。遺址公園雖以淇武蘭為主體，但仍應注意到上述都是構成當時地域文化的元素。

8.淇武蘭遺址出土相當豐富的文物資料，在考古上一般將之分類為遺構、遺物、生態遺留與現象等四類，其中以遺物的種類與數量最繁多。如各種陶質與瓷質的容器是本次發掘數量最多的一類，石器主要分磨石與石錘，鐵器一般如鐵釘與鐵刀等，骨器、貝器與玻璃多做裝飾品。此外常見的器物種類尚有煙斗、紡輪、珠飾及各種飾品等。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因為本遺址的保存條件良好，得以出土大量的木質器物，如碗、杓、織具、木槳與雕刻等等。這些器物一方面藉以讓我們研究當時生活的種種，另方面其本身也是重要的文化資產，要如何將這些器物做適當的呈現其實是相當繁雜的工作。其一是：這些遺物本身即是重要的考古文物，必須有妥善的保護工作，如果沒有一定的設備，輕易的展出反而是一種加速的破壞。舉例而言，本次出土為數眾多的木質品，但目前國內並沒有具處理台灣考古木質品經驗的專門機關或人員，從出土到展出的過程至少涉及清理、修復、保存等，是一件不可輕忽的長期工作。其二是：這些遺物除了在「器物」本身的歷史價值外，更重要的是對於噶瑪蘭族群生活與文化上的意義，而這些知識都要根據基礎的考古研究而來。例如木質雕刻對於民眾而言，表面上或許只是一件藝術品，但對於噶瑪蘭人自身而言，可能還有深一層的象徵意義。又如銅錢、煙斗或各種的金屬、玻璃、瑪瑙所製的外來器物或裝飾品，都隱含著這個時代複雜的民族接觸問題。

總之，淇武蘭所出土遺物的質與量雖然足以供應一個展示單位所需，但要完整地顧及這批材料卻不是一件易事，規劃單位需要與考古學、民族學、歷史學、關心地方文史等學者，以及文物保護專家深入的合作。

9.淇武蘭遺址在地緣與族群上與附近村民緊密相關，未來的遺址公園也應以社區經營為導向，使之配合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，成為村人最關心重視的遺產。技術上，可由社區居民負責遺址公園之維護、解說與營運，以結合地域歷史、文化的公園為目標。近來宜蘭縣在縣府與縣民的共同經營下，已經成為以觀光、休閒旅遊為主的人文大縣，每年可見舉辦各種主題的活動。未來的淇武蘭公園亦可納入此一整體的計畫中，公園內的活動可以蘭陽平原的人文與歷史為主軸，每年定期舉辦如稻米種植、魚蝦捕撈，或是古代食物製作等活動。遺址公園隨時開放，平時是社區居民休閒活動的場所，也是兒童認識鄉土的生動教材。

10.淇武蘭遺址因河川治理工程而發現，雖然河川工程涉及民生甚鉅，但在權衡文化資產的重要性下，仍然暫停工程進度，優先實施了考古遺址的搶救工作。此做法在推行之初，或不易得到村民諒解，但最後在各方面的努力與堅持下，終能兼顧文化資產與民生工程。整個過程無論對政府的文化資產政策，或對國民的文化遺產價值認知都有正面的意義，未來公園內可記錄下前後歷程，讓參觀者同享這段珍貴的經驗。

五、結語